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二百四十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列國君部

盟會第二

襄公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自復共盟結其好

六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此衛地又近戚田

齊成故也齊與晉平

二十一年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商任地名錮欒氏也禁錮欒盈使諸侯不得受

二十二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錮也

二十四年八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晉合

諸侯以報前年見伐

二十五年五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朝歌役在二十三年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伯車秦伯之弟鍼也成而不結不結固也

八月諸侯同盟于重丘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齊成故也伐齊而稱同盟以明齊亦同盟

二十六年夏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卿會公侯

皆應貶方責宋向戌後後期故書良霄以駁之若皆稱人則嫌向戌直以會公貶之以討衛疆戚田正戚之封疆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因姓以名城取田六十井趙氏不書尊公也罪武會公侯向戌不書後也後會期鄭先宋不失所也如期至於是衛侯會之晉將執之不得與會故不書

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按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于宋則與盟可知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歃而書先晉貴信也陳與晉會

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惡下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欲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蠹害物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言雖知兵不得久弭令不可不許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

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叔向因享宴之會展賓主之辭故仲尼以為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須無陳文子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趙武命盈追己故言從趙武後武遣盈如楚丙辰邾悼公至小國故君自來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

楚就於陳成楚之要言戊戌滕成公至亦小國君自來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服而使之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請齊使朝楚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驛謁諸王驛傳也謁告也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經所以不書齊秦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從使還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子皙公子黑肱素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

孫歸生至二國大夫與子木俱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示不相忌晉楚各處其偏晉處北楚處南伯夙謂趙孟伯夙荀盈曰楚氛甚惡懼難氛氣也言楚有襲晉之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營在東有急可左回入宋東門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太宰退太宰伯州犂告人曰令

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信亡何以及三（為明年子木死起本）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盡也斃踣也）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單斃於死）非子之患也（楚食言當死晉不食言故無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濟成）也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為楚所病則欲入宋）城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

楚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稱舉也）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獨取信故其功多）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敦之）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私屬二國故）叔孫曰邾滕人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君惟以此命告豹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而遂其小是故貶之）晉楚爭先（爭先歃血）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

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狎更也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只辭非歸其尸盟也尸主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主辨具楚為晉細不亦可乎欲推使楚主盟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蓋孔子追正之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謙而重盟故不書蒙門宋城門也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　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尚上也能歆神人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五君謂文襄靈成景　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

七月辛巳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夏會之大夫也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而貶之釋例論之甚備矣　九月楚薳罷如晉涖盟罷令尹子蕩報荀盈

二十八年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

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朝晉燕國今薊縣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於晉以宋盟釋齊恭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而後薦賄以副己心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言當從大國請事以順其志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重丘盟在二十五年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

二十九年五月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公孫段伯

石也三十年伯有死乃命為卿令蓋攝行卿事杞子來盟文公也杞復稱子用夷禮也魯歸其田故來盟

三十年十月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也會未有言其事者此言宋災故以惡宋人不允巳自責而出會求財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

昭公元年正月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招實陳侯母弟不稱弟者義與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同今讀舊書則楚當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取

（宋盟貴武之信故尚之也衛在陳蔡上先至於會）尋宋之盟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得志謂先歃午祁奚子）令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恐楚復得志）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駕猶陵也詐謂衷甲）況不信之尤者乎（尤甚也）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襄二十五年始為政以春言故云七年）再合諸侯（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二十六年會澶淵）三合大夫（襄二十七年會于宋三十年會澶淵及今會虢也）服齊狄寧東夏（襄二十八年齊侯白狄朝晉）平秦亂（襄二十六年秦晉為成）城淳

于（襄二十九年城杞之淳于杞遷都）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讟誹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受午言）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僭不信）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穮耘也壅苗為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言耕鋤不以水旱息必獲豐年之收）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自恐未能信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

則信也詩大雅僭不信賊害人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舊書宋之盟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加于牲上不歃血經所以不書盟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

四年六月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靈王始合諸侯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啓禹子也

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蓋啓享諸侯於此商湯有景亳之命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亳即偃師周武有孟津之誓將伐紂也成有岐陽之蒐周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康有酆宮之朝酆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穆有塗山之會周穆王會諸侯于塗山塗山在壽春東北齊桓有召陵之師在僖四年晉文有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選擇所用王曰吾用齊桓用會召陵之禮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言聽聞謙示所未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

其禮六儀也宋國爵公故獻公禮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鄭爵伯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規正二子之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左師子產所獻六禮楚皆未嘗行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請王辭謝之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言為宗廟田獵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恨其後至故曰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經并書宋太子佐知此言在會前徐子吳出也以為貳

焉故執諸申言楚子以疑罪執諸侯楚子示諸侯侈自奢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六王啓湯武成康穆也二公齊桓晉文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繇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仍緡皆國名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黎東夷國名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中嶽皆所以示諸侯汏也諸侯所繇棄命也令君以汏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産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汏而愎諫愎很也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惡及遠則人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為十

三年楚弒其君傳

六年十二月齊侯伐北燕七年正月癸巳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敝器瑤甕玉櫝之屬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晳齊大夫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鄚縣入易水燕人歸燕姬嫁女與齊侯賂以瑤甕玉櫝斝耳不克而還瑤玉也櫝匱也斝耳玉爵也

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涖盟公將遠適楚故叔孫如齊尋舊好

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楚子

在陳故四國大夫往非盟主所召不行會禮故不揔書

十一年五月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祲祥地名修好禮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厥慭地名謀救蔡也

十有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平丘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晉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羊舌鮒攝司馬鮒叔向弟也攝兼官遂合諸侯于平丘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有二心故晉

侯使叔向告劉獻公（獻公王卿士劉子）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底致也）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董督也庸功也討之有辭故功多也）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天子大夫稱老元戎車在前者啓開也行道也）遲速唯君（欲佐晉討齊）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託用命以拒晉）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業貢賦之業）有業而無禮經則不

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禮須威嚴而後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威須昭告神明而後信義著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繇傾覆也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棄禮無禮無經無經無業故百事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志識也歲聘以脩其職業間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再朝而會以示威六年而一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狩盟于方嶽之下志業於好聘也講禮於等朝也示威於衆會也昭明于神盟也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繇是興晉禮主盟

依先王先公舊禮主諸侯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齊盟之犧牲而布諸君求終事也終竟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間隙也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習戰建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斿也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朝夕伐莒無故怨愬晉人信之所謂讒慝弘多也我之不共魯故之以不共晉貢以魯故也晉侯

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託謙辭以絕魯）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蠻夷謂邾莒）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僨仆也）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棄猶忘也）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莒邾杞鄫之怒（四國近魯數以小事相忿鄫已滅其民猶存故并以恐魯）以討魯罪閒其二憂（因南蒯子仲之憂為間隙）何求而弗克

魯人懼聽命不敢與盟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除地為壇盟會處癸酉退朝先盟朝晉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張幄幕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地已滿也言子產每事敏於太叔及盟子產爭承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位也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内共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以好為事靖息也行理

之命（行理使人通聘問者）無月不至貢之無藝（藝法制）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瀆易也）子產曰晉政多門（政不出一家）貳偷之不暇何暇討（貳不一偷苟且）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不競爭則為人所侵陵不成為國）公不與盟（信邾莒之訴欲討魯故）

十六年正月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蒲隧徐地下邳取慮縣東有蒲如陂）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

蒲隧

十九年五月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終宋）

公伐邾事

二十二年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竈齊大夫）

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稷門齊城門也）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二十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謀王室也王室有子朝亂謀定之

二十六年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鄟陵地名謀納公也齊侯謀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自鄆行公至自齊居于鄆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子梁宋樂祁也貞子衛北宮喜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

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復猶安也

休公徒之怒休息也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

說甲執氷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

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

淮夷魯東夷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公雖在齊言齊不致力有天之

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宣用

也事君如在國書公行告公至是也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

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

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以難納白晉君

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世叔申世叔儀孫也國參子産之子尋盟尋平丘盟城成周也

定公公即位故修好

三年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地名脩邾好也

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

國夏于召陵侵楚於召陵先行會禮入楚境故書侵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召陵會劉子諸侯揔言之也繁昌縣東南有城臯亭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也

七年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衛地　徵會于衛徵召也　衛侯欲叛晉屬齊鄭也　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欲以齊師懼諸大夫　齊侯從之乃盟于沙叛晉也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

八年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瓦衛地將來救魯公逆會之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　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

鴈魯於是始尚羔獻子士鞅也簡子趙鞅也中行文子荀寅也禮卿執羔大夫執鴈魯則同之今始知執羔之尊也卿不書禮不敵公史畧之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自瓦還就衛地盟趙簡子曰群臣誰敢盟衛君者前年衛叛晉屬齊簡子意欲摧辱之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二子晉大夫衛人請執牛耳盟禮尊者涖牛耳主次盟者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涖牛耳故請之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言衛小可比晉縣不得從諸侯禮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捘擠也血至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賈衛大夫曰盟以信禮也信猶明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言晉無禮不欲受其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結叛晉曲濮衛地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巢向戌曾孫

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夾谷即祝其也孔丘相相會儀也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萊人齊所滅萊夷也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以兵擊萊人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裔遠也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

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盟將告神犯之為不善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辟去萊兵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如此盟詛之禍孔丘使茲無還揖對無還魯大夫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須齊歸汶陽田乃當共齊命於是孔子以公退賤者終其事要盟不潔故略不書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故舊典事既成矣會事成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犧象酒器犧尊

象尊也嘉樂鐘磬也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秕穀不成者稗草之似穀者言享不具禮纖薄若秕稗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孔子知齊侯懷詐故以禮治之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安甫地名

十一年冬及鄭平六年侵鄭之怨始叛晉也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至今而叛故曰始叔還如鄭涖盟還叔詣曾孫

十二年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結叛晉

十四年五月公會齊侯衛侯于牽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謀救范中行氏齊魯叛晉故助范中行也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洮曹地范氏故也謀救范氏

哀公元年八月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

二年春伐邾將伐絞絞邾邑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句繹邾地取邑盟以要之

六年春叔還會吳于柤

七年夏公會吳于鄫鄫今瑯琊鄫縣

八年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賓如臧會子齊閭丘明來涖盟明閭丘嬰之子

十二年夏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尋鄫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周固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奉質神明言以結之結其信明神以要之要以制其義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尋重也寒歇也乃不

尋盟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衛大夫)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子木衛大夫)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為衛患也)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摽擊)國狗之瘈無不噬也(瘈狂也噬齧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盟不書畏吳竊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藩籬)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侯伯致禮以禮賓地主所會主人也餼生物)以相辭

也各以禮相辭讓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難若困也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以賂吳語及衛故若本不為衛請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止執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欲不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墮毁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

十三年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爭歃血先後）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吳為大伯後故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為侯伯）趙鞅呼司馬寅（寅晉大夫）曰日旰矣（旰晚也）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大事盟也二臣鞅與寅）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墨氣色下）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國為敵所勝）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少待與爭）乃先晉人（盟不書諸侯恥之故不錄）

十七年十二月公會齊侯盟于蒙齊侯簡公弟平公敖也蒙在東莞蒙陰縣西故蒙陰城也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執牛耳尸盟者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季羔高柴也鄫衍在七年發陽之役衛石魋發陽鄖也在十二年石魋石曼姑之子武伯曰然則彘也彘武伯名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為可執

二十一年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欲使

魯還鄆田封境至駘二月盟于平陽西平陽三子皆從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從后庸盟之康子病之恥從蠻夷盟言及子贛思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不及與越盟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言季孫不能用子贛臨難而思之

齊宣公四十九年與鄭會于西城

康公十六年與晉衛會濁澤

趙成侯十三年與韓昭侯遇上黨

十七年與魏惠王遇葛孽司馬遷年表曰十八年趙孟如齊

十九年與齊宋會平陸與燕會阿

秦孝公七年與魏王會杜平

二十年會諸侯逢澤朝天子

齊威王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于郊

魏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都

十四年與趙會鄗

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

二十一年與秦會彤

二十七年丹封名會丹魏大臣

齊宣王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

八年與魏王會於甄

魏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以相王

秦惠文王九年與魏會應

十二年會龍門

初更二年與齊楚會齧桑

趙武靈王四年與韓會于區鼠

秦武王三年與韓襄王會臨晋

魏哀王六年秦求立公子政為太子與秦會臨晋

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

十七年與秦會臨晋

二十年與齊王會於韓

楚懷王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約於黄棘

韓襄王十年太子嬰與秦王會臨晋因至咸陽而歸

楚頃襄王十四年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

魏昭王十二年與秦擊齊濟西與秦王會西周

韓釐王十四年與秦會兩周間

趙惠文王十四年與秦會中陽

十六年與秦王會穰

二十年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年表云與秦會澠池先是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遇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趙王遂行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

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缻秦王以相娛樂風俗通義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王鼓之以節歌也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刄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缻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

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

趙悼襄王三年趙相魏相會魯柯盟

八年入秦置酒

齊王建二十八年入秦置酒

冊府元龜卷二百四十七

冊府元龜卷二百四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列國君部

攻伐

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所以錫壤開封建賢立德乃用其制以為藩屏暨夫衰世交相攻伐陳師鞠旅或勤王而討不庭遣將即戎或主霸而存危國斯則近於仁義之舉得乎節制之道矣及乎以彊暴弱以曲凌直生

民之肝腦塗地而靡顧親隣之盟誓在耳而遽絶衰世之弊一至於此故仲尼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信哉斯言之可徵也

魯公伯禽宅曲阜（今兗州）徐夷竝興東郊不開（徐戎淮夷竝起為冦於魯故東郊不開）作費誓（魯侯征之於費地而誓衆也費魯東郊之地名）公曰嗟人無譁聽命（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内之諸侯帥之以征歎而勅之無使喧嘩欲其靜聽誓命）徂茲淮夷徐戎竝興（今往征此）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言當善簡汝甲鎧冑鏊楯敢不至令攻堅使可用）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

無敢不善備調弓矢鍛鍊戈矛磨礪鋒刃皆使無敢不工善今惟淫舍牿牛馬令軍人惟大放舍牿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之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捕獸機檻當杜塞之穽穿地以陷獸敜之無敢令傷所放牿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之畜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馬牛其有奔佚臣妾逋亡勿敢棄越壘伍而求逐之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祇復之我商賚汝衆人其有得佚馬牛逃臣妾皆還敬復之我則商度汝功賜與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越逐為失伍不還為攘盜汝則有此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軍人無敢暴刼人無越人墻物有自來者無敢取之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軍人盜竊馬牛誘偷奴婢汝則

有犯軍令之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誓後甲戌之日我惟征之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皆當儲峙汝糗糒之糧使足食無敢不相逮及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總諸國之兵而但稱魯人峙具楨榦道近也題曰楨旁曰榦言三郊三遂明東郊距守不峙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峙具楨榦無敢不供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刑者非一也然亦非殺汝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郊遂多積芻茭供軍牛馬不多汝則亦有乏軍興之大刑作此費誓遂平徐戎定魯

隱公元年五月鄭伯克段于鄢初鄭莊公弟京城太叔京鄭邑今滎陽京縣太叔即段也繕甲兵具卒乘步曰卒車曰乘將襲鄭公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太叔出奔共共國今汲郡共縣

八月紀人伐夷夷國在城陽莊武縣紀國在東莞劇縣

十月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公孫滑共叔段之子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虢西虢國也弘農陝縣東南有虢城

二年十二月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治元年取廩延之亂）

四年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杞國本陳留雍丘縣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初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謂二年鄭人伐衛之怨）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謂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討故欲求此寵）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害謂宋公子馮）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言舉國之賦調）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蔡今汝南上蔡縣）故宋公陳侯

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五年四月鄭人侵衛牧牧衛邑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南燕國今東郡燕縣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
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於北制二公子曼伯子元北制鄭邑今河南成臯縣
秋衛師入郕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郕國也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

九月邾人鄭人伐宋（邾主兵故序鄭上）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釋四年再見伐之恨）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郛郭也）

十二月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

六年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

冬宋人取長葛（秋取冬乃告也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冬乘長葛無備而取之言易也）

七年七月公伐邾為宋討也（公距宋而更與鄭平欲以為援今鄭復與宋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求宋故曰為宋討）

九年冬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徒步兵也軼突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公子突鄭厲公也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不恥退君為三覆以待之覆伏兵也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逞解也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祝聃鄭大夫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為三部伏兵祝聃帥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三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祝聃反逐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殪死也戎師大奔後駐軍不復繼

也

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十年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公子翬不待公命而貪會二國之君疾其專進故去氏齊鄭以公不至故亦更使微者從之伐宋不言及明翬專行非鄭之謀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書敗宋未陳也辛未取郜辛巳取防鄭後至得郜防二邑歸功於魯故書取明不用師徒也濟陰成武縣東南有郜城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

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鄭師還駐兵於遠郊宋人衛人入鄭宋衛奇兵乘虛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從宋衛伐戴也八月壬戌鄭伯圍戴

癸亥克之取三師焉三國之軍在戴故鄭伯合圍之師者軍旅之通稱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伐戴乃召之蔡人怒故不和而敗言鄭取之易也九月戊寅鄭伯入宋

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時來郲也滎陽縣東有釐城鄭地也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大宮鄭祖廟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瑕叔盈鄭大夫周麾而呼

曰君登矣周徧也麾招也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不共職貢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許叔許莊公之弟東偏東鄙也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借手於我寡德之人以討許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父兄同姓羣臣共給億安也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弟共叔段也餬鬻也出奔在元年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

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獲鄭大夫公孫獲若寡人得沒於地以壽終天其以禮悔禍於許言天加禮于許而悔禍之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無寧寧也茲此也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謁告也婦之父曰昏重婚曰媾其能降以相從也降降心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潔齊以享謂之禋祀謂許山川之祀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圉邊陲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置於許

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此今河南新鄭舊鄭在京兆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鄭亦周之子孫夫許大岳之商也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商繼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

是年鄭息有違言以言語相違恨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息國汝南新息縣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鄭莊賢不量力息國弱不親親鄭息同姓之國不徵辭不察有罪言語相恨當明徵其辭以當曲直不宜輕鬬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

不亦宜乎

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

桓公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公即位而來朝杞侯歸乃謀伐之九月入杞討不敬也

三年春晉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為右武公曲沃莊伯子也韓萬莊伯弟也御戎僕也右戎車之右逐翼侯於汾隰汾隰汾水邊驂絓而止驂騑馬夜獲之及欒共叔共叔桓叔之傅欒賓之子也身傅翼侯父子各狥所奉之主故并見獲而死

六年春楚武王侵隨隨國今義陽隨縣使薳章求成焉薳章楚大夫軍於瑕以待之瑕隨地隨人使少師董成少師隨大夫董正也夏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甲首披甲者首

七年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盟向二邑名隱公十一年王以與鄭故求與鄭成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郟王城

八年春滅翼（曲沃滅之）

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沈鹿楚地）黄隨不會（黄國今弋陽縣）使薳章讓黄（責其不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下之請服也）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遥見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君楚君也）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不從季梁謀）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速杞隨地逸逃也）鬬丹獲其戎車

與其戎右少師闘丹楚大夫戎車君所乘兵車也戎右車右也寵之故以為右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闘伯比曰天去其疾矣去疾謂少師見獲而死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九年春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韓服巴行人巴國在巴郡江州縣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道朔楚大夫巴客韓服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鄾在今鄧縣南沔水之北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於鄧鄧人弗受言非鄾人所攻夏楚使闘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闘廉楚大夫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

不克二甥皆鄧大夫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衡横也分巴師為二部鬬廉衡陳於其間以與鄧師戰而偽北北走也鄧師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楚師偽走鄧師逐之背巴師巴師攻之楚師自前還與戰鄧師大敗鄾人宵潰

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梁國在馮翊夏陽縣荀賈皆國名

十年十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改侵伐而書來戰善魯之用周班

初北戎病齊在六年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

齊齊人以衛師助之

十一年春楚屈瑕將盟貳軫（貳軫二國名）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鄖國在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鄖城蒲騷鄖邑絞國名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蓼國今義陽棘陽縣東南湖陽城）莫敖患之（莫敖楚官名即屈瑕）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虞度也四邑隨絞州蓼也邑亦國也）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君謂屈瑕也郊郢楚地）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恃近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遂敗鄖師於蒲騷卒盟而還（卒盟貳軫）

十二年冬公會宋公于龜宋地欲平宋鄭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宋公貪鄭賂與公三會而卒辭不與鄭平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

是冬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扞衛也樵薪也從之絞獲三十人獲楚人也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坐猶守也覆設伏兵而待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

十三年春二月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

師衛師燕師敗績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

是春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鄢水在襄陽宜城縣入漢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盧戎南蠻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

十四年冬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能左右之曰以報宋之戰也在十二年焚渠門入及大逵渠門鄭城門逵道方九軌伐東郊取牛首東郊鄭郊牛首鄭邑以大宫之椽歸為盧門之椽大宫鄭祖廟盧門宋城門

十六年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春既謀之今書會者

魯諱議納不正祭嘗在衛上令序陳下蓋後至夏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

十七年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奚魯地皆陳曰戰疆事也爭疆界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虞度也不度猶不意也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齊背盟而來公以信待故不書侵伐秋伐邾宋志也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趡之盟

莊公元年冬齊師遷紀郱鄑郚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郱在東

莞臨朐縣東南鄑在朱虛縣東南北海都昌縣西有訾城

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於餘丘國名也

三年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溺魯大夫疾其專命而行故去氏

四年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尸陳也荆亦楚也更為楚陳兵之法揚雄方言孑者戟也然則楚於此始用戟為陳王行卒於樠木之下樠木木名令尹鬭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時秘王喪故為奇兵更開直道溠水名梁橋也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汭内也謂漢西濟漢而後發喪

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納惠公也惠公朔也

桓公十六年出奔齊

八年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期共伐郕陳蔡不至駐師于郎以待之

甲午治兵治兵于廟習號令將以圍郕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二國同討而齊獨納郕

秋師還

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二公子各有黨子糾黨須伐乃得入又出在小白之後小白稱入從國逆之文本無位

秋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戎路兵車傳乘乘他車

秦子梁子以公

旗辟于下道二子公御及戎右也以公旗誤齊師是以皆止止獲也鮑叔師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鮑叔乘勝而進軍志在生得管仲故託不忍之辭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管仲射桓公故曰讐甘心言欲快意戮殺之乃殺子糾於生竇生竇魯地召忽死之

十年春齊師伐魯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公子偃魯大夫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雩門魯城南門皐比虎皮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九月荊敗蔡師于莘荊楚本號後改為楚莘蔡地以蔡侯獻舞歸獻舞蔡季

十月齊師滅譚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齊侯之出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遂滅譚譚子奔莒

十一年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鄑魯地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

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於北杏北杏齊地以平宋亂宋有弑君之亂齊桓欲修霸業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

戍守也

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背北杏會齊請師于周齊欲崇天子故請師假王命以示大順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

夏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七月楚入蔡

十五年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郳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為之伐郳鄭人間之而侵宋

十六年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宋故也鄭侵宋也

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

十八年冬巴人伐楚初楚武王克權使鬭緡尹之（權國名南郡當陽縣東南有權城鬭緡楚大夫）以叛圍而殺之（緡以權叛）遷權於那處（那處楚地南郡編縣東南有那口城）使閻敖尹之（閻敖楚大夫）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驚巴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攻楚城門）閻敖游涌而逸（涌水在南郡華容縣閻敖不能守城又游涌水而逸）楚子殺之其族為亂巴人因之以伐楚楚子禦之大敗於津（為巴人所敗津楚地）

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魯西鄙（幽之盟魯使微者會鄄之盟使滕臣

行所以受敵鄙邊邑

二十六年秋會宋人齊人伐徐宋序齊上主兵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二十八年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秋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桔柣鄭遠郊之門也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許昌縣東北有桐丘城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諜間也幕帳也

二十九年夏鄭人侵許

閔公元年冬晉侯作二軍晉本一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爲公御右也夙趙衰兄畢萬魏犨祖父以滅耿滅霍滅魏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永安縣東北有霍太山三國皆姬姓

僖公元年七月楚人伐鄭荊始改號曰楚鄭即齊故也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虛丘邾地邾人既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戍虛丘欲以侵魯公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故公要而敗之

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莒人來求賂挐莒子之弟還慶父之

二年春晉獻公使荀息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壁假道於虞以伐虢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前是冀伐虞至鄍鄍虞邑河東大陽縣東北有顛軨坂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言虞報伐冀使病將欲假道故稱虞彊以說其心冀國名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逆旅客舍也虢稍遣人分依客舍以聚衆抄晉邊邑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問虢伐已以何罪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喜於厚賂而欲求媚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晉猶主兵不信虞

冬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經書侵傳言伐本以伐興攛行侵掠

三年四月徐人取舒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舒國今廬江舒縣勝國而不用大師亦曰取

冬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孔叔鄭大夫勤恤鄭難棄德不祥祥善也

四年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民逃其上曰潰遂伐楚次于陘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所近牛馬風逸蓋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

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召康公周太保召公奭也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桓因此命以夸楚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穆陵無棣皆齊境也履所踐履之界齊桓又因以自言其盛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尚書包匭菁茅茅之為異未審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成王之孫南廵狩涉漢船壞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濵昭王時漢非楚境故不受

罷師進次于陘楚不服故進師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如陘之師觀强弱師退次於召陵完請盟故屈完及諸侯盟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申侯鄭大夫當有共給之費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東夷郯莒徐夷也觀兵示威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許出東方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于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屝草屨齊侯說與之虎牢還以鄭邑賜之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以濤塗為誤軍道冬叔孫戴伯帥

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九年十一月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晋及髙梁而還討晋亂也髙梁晋地在平陽縣西南
十一年冬楚人伐黄黄恃齊故
十二年夏楚人滅黄黄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秋伐厲以救徐

也

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宋楚敗徐於婁林徐恃救也

十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韓晉地獲晉侯初晉侯許賂中大夫中大夫國內執政里丕等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河外河南也東盡虢略從河南而東盡虢界也解梁城今河東解縣也晉饑秦輸之粟在十三年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

止濘泥也還便旋也小駟不調故墮泥中　秦獲晉侯以歸

秦伯伐晉晉侯三敗慶鄭諫弗聽及戰于韓原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秦獲晉侯以歸及晉侯歸臣欽若等曰晉惠公即位六年為秦所虜復立之　殺慶鄭而後入

十六年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十五年齊伐厲救徐

十七年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英氏楚與國婁林役在十五年　夏師滅項師魯師項國今汝陰項縣　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

未歸而取項淮會在前年冬諸侯之事會同講禮之事齊人以為討而止公內諱執皆言止

十月齊桓公卒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故伐齊以納孝公

十八年正月宋襄公以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三月齊人殺無虧以說宋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無虧已死故曰四公子遂與宋人戰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甗齊地齊師敗績立孝公而還冬邢人狄人伐衛狄稱

人者史異辭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燬衛文公名衆不可不聽衛侯讓而後師于訾婁衛邑狄師還獨言狄還則邢留距衛言邢所以終為衛所滅

十九年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有事祭也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伯長也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秋宋人圍曹討不服也曹南盟不修地主禮故

二十年春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公子士鄭文公子洩堵寇鄭大夫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堵俞彌鄭大夫伐滑在二十四年

冬楚人伐隨初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鬭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繇已而繇人乎哉

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

盂（盂宋地）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
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冬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公伐邾（為邾滅須句故）
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得恤寡小之禮）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八月丁未公及邾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懸
諸魚門（魚門邾城門）
是月楚人伐宋以救鄭大司馬固諫曰（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

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子魚也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以討其不與盟十九年盟于齊而宋獨不會復召齊盟于鹿上故今討之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成得臣子玉也遂取焦

夷城頓而還焦今譙縣也夷一名城父今譙郡城父縣頓國今汝陰南頓也

二十五年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邢同姓也故名

秋晉秦伐鄀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于南郡鄀縣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鬬克申公子儀屈禦寇息公子邊商密鄀别邑今南鄉丹水縣戍守也二子屯兵于析為商密援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析楚邑一名白羽今南鄉析縣隈隱蔽處係縛輿人詐為克析得其囚俘者昏而傳城不欲令商密知囚非析人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掘地為坎以埋盟之餘血加盟書其上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

泰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商密既降析戍亦敗故得囚二子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不復言晋者秦為兵主遂圍陳納頓子于頓為頓圍陳

二十六年春齊師侵魯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酅下

夏齊孝公伐魯北鄙公使展喜犒師勞齊師使受命于展禽柳下惠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

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洮盟在前年

秋楚人滅夔（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之遠祖也夔楚之別封）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廢其常祀而飾辭文過）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成得臣令尹子玉也鬬宜申司馬子西也）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初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言其不臣事周室可以此罪責而伐之也）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

奉之以為魯援雍本與孝公爭立故使居穀以偪齊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公卑杞杞不共也八月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責無禮也責不共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公孫固如晉告急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曹在衛東故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五鹿衛地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攻曹城門曹人尸諸城上磔晉死人于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輿衆也舍墓為將發冢師

遷焉曹人兇懼（遷至曹人墓兇兇恐懼聲）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國歸父崔夭齊大夫也小子慭秦穆公子也城濮衛地）楚師背酅而舍（酅丘陵險阻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恐衆畏險故聽其歌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喻晉君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公疑焉（疑衆謂已背舊謀新）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國外河而內山）公

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貞子欒枝也水北曰陽姬姓之國在漢北者楚盡滅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楚子玉使鬬勃請戰鬬勃楚大夫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寓寄也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不獲止命敢煩大夫謂二三子煩鬬勃令戒勑子玉子西之屬也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詰朝平旦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韅在胷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駕車修備也晉侯登有

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有莘故國名少長猶言大小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攻戰之具與曳柴亦是也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子西鬬宜申子上鬬勃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楚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却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曳柴起塵詐為衆走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横擊之公族公所率之軍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

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三軍惟中軍完）晉師三日館穀

晉侯伐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報飧璧之施臣欽若等曰晉文公亡過曹僖負羈餽飧寘璧焉）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各有從亡之勞）爇僖負羈氏（爇燒也）魏犨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材力）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言不以病故自安寧）距躍三百曲踴三百（距躍超越也曲踴跳踊也百猶勵也）乃舍之殺顛頡以狥于師夏與

楚戰于城濮晉中軍風于澤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亡大旆之左旃大旆旗名繫旐曰旆通帛曰旃祁瞞奸命掌此二事而不修為奸軍令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權代舟之僑也士會隨武子士蔿之孫秋七月振旅愷以入於晉殺舟之僑以狥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顛頡祁瞞舟之僑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是年夏楚令尹子玉與晉戰敗于城濮遂自殺

冬諸侯圍許會温諸侯也許比再會不至故因會共伐之

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文公亡過鄭不禮之且貳於楚也

三十二年夏狄有亂衛人侵狄報前年狄圍衛狄請平焉

三十三年二月秦人入滑夏四月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姜戎姜姓之戎初晉文公卒三十一年冬杞子自鄭使告于秦三十年秦使戍鄭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

可得也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秦師遂東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與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言以君死故忘秦施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言秦以無禮加己施不足顧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言不可謂背君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

以凶服從戎故墨之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四月辛巳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

是月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在二十二年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魯因晉喪以陵小國

十二月晉人陳人鄭人伐許討其貳於楚也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泜水出魯陽縣東經襄城定陵入汝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

子濟而陳欲避楚使渡成陳而後戰遲速唯命不然紓我不獲止命紓緩也老師費財亦無益也師久為老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楚退欲使晉渡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

文公元年四月晉侯伐衛初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孔達衛大夫伐緜訾及匡匡地名今在頴州新汲縣東北晉襄公既祥諸侯雖諒闇亦因祥祥祭為位而哭使告於諸侯而伐衛及南陽今河內地先且居曰效尤禍也尤衛不朝故伐今不朝王是效

(衛致禍王在溫故勸之)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於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昭子衛大夫食戚邑)衛人使告於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見伐求和不競大甚使報伐亦已力足以距晉)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合古之道而失今事霸王之禮故國失其邑自見執辱)

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以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代郤溱)王官無地御戎(代梁弘)狐鞫居為右(鞫居續簡伯)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

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以孟明言三年將拜君賜故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

三年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國名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以其服於楚也沈潰

夏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王官郊晉地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茅津在河東大陽縣封埋藏之遂霸西戎用孟明也秋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

江故告于周欲假天子之威以伐楚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桓公周卿士王叔文公子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帥也聞晉師起而江兵解故晉亦還

四年秋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邧新城秦邑也王官役在前年楚人滅江

五年夏秦人入鄀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也秋楚人滅六六國今廬江六縣六人叛楚即東夷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仲歸子家

冬楚公子燮滅蓼蓼國今安豐蓼縣

七年春公伐邾閒晉難也公因霸國有難而侵小國三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邾文公子叛在魯故公使為守須句大夫也絶大皥之祀以與鄭國叛臣故曰非禮冬徐伐莒

八年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令狐役在七年

秋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前年盟扈公後至

九年春楚人伐鄭楚子師於狼淵不親伐初楚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范山楚大夫楚子師于狼淵

以伐鄭（陳師狼淵為伐鄭援也潁川潁陰縣西有狼陂）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三子鄭大夫）鄭及楚平夏侵陳克壺丘（壺丘陳邑）以其服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子朱息公也）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及楚平（以小勝大故懼而請平）

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少梁馮翊夏陽縣）夏秦伯伐晉取北徵（報少梁）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討前年逃厥貉會）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成大心子玉之子大孫伯也防渚麇地）潘崇復伐麇至鍚穴（鍚穴麇地）

十二年春羣舒叛楚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今廬江南有舒城西南有龍舒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子孔楚令尹若敖曾孫平舒君名宗巢二國羣舒之屬

冬十二月戊午秦人晉人戰于河曲秦為令狐之役故伐晉取羈馬令狐役在七年羈馬晉邑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林父代先克郤缺將上軍代箕鄭臾駢佐之代林父欒盾將下軍欒枝子代先蔑胥甲佐之胥臣子代先都范無恤御戎代步招以從秦師於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

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晉士會七年奔秦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史駢趙盾屬大夫新出佐上軍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側室支子穿趙夙庶孫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弱年少也未嘗涉知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肆暫往而退也秦伯以璧祈戰於河祈求勝也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上軍不動趙穿獨追之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

吏曰將有待也（待可擊）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僖三十三年晉侯以一命命郤缺為卿不在軍師之數然則晉自有散位從卿者）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為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至爭而兩退故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憖缺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目動心不安言肆聲放失常節）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薄迫也）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

人於險無勇也乃止晉師止爲宣元年放胥甲傳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十四年春伐邾邾文公之卒也在前年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十五年夏晉伐蔡初新城之盟在前年蔡人不與不會盟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兼帥二軍曰君弱不可以怠怠懈也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秋齊侯侵魯西鄙謂諸侯不能也不能討已遂伐曹入其郛

討其來朝也此年夏朝

十六年秋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庸今上庸縣屬楚之小國率羣蠻叛楚也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往往伐庸也振發也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次于句澨楚西界也使廬戢棃侵庸戢棃廬大夫及庸方城方城庸地上庸縣東有方城亭庸人逐之囚子揚窻窻戢棃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還復句澨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師叔楚大夫潘尫也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蚡冒楚武王父陘隰地名又與之遇七遇

皆北（軍走曰北）唯裨儵魚人實逐之（裨儵魚庸三邑魚魚復縣東今巴東永安縣輕楚故使三邑人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驛會師于臨品（驛傳車也臨品地名）分為二隊（隊部也兩道攻之）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子越鬬椒也石溪仞入庸道）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蠻見楚强故）遂滅庸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宋人弒昭公（十六年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

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今宋人弒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脩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於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鍾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鍾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凌也是故伐備鍾鼓聲其罪也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錞于形如碓頭與鼓相和丁寧謂鉦也儆戒也唐尚書云錞于鐲非也鐲與錞于各異物襲侵密聲為暫事也暫暫其無備今宋人弒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

吾備鐘皷為君故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皷以至於宋

夏齊侯伐魯北鄙襄仲請盟晉不能救魯故請服

宣公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楚蒍賈救鄭遇於北林與晉師相遇滎陽中牟縣西南有林亭在鄭北因晉解揚晉人乃還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初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崇秦之與國吾以求成焉既而趙穿侵崇秦

弗與成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報囚解揚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受楚命也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樂呂司寇獲不書非元帥也獲生死通名經言獲華元故傳特護之曰囚以明其生獲故得見贖而還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入于井狂狡宋大夫輅迎也倒戟而出之獲狂狡秦師伐晉以報崇也伐崇在元年遂圍焦焦晉河外邑

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陰地晉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競强也鬬椒若敖之族自子文以來世為令尹姑益其疾乃去之欲示弱以驕之傳言趙盾所以稱人且為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

三年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秋宋師圍曹初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武氏謀奉弟須及昭公子以作亂事在文十八年使戴桓之族攻

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四年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莒郯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共平之向莒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責公不先以禮治之而用伐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曰未服

五年冬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

冬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七年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八年夏晉師白狄伐秦

楚人滅舒蓼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舒蓼二國名楚子疆之正其界也及滑汭滑水名盟吳越而還

冬楚人伐陳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言晉楚爭強

九年夏齊侯伐萊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討不睦也_{諜齊陳}

陳侯不會_{前年與楚成故}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_{不書諸侯師林父帥之無將帥}晉侯卒于扈乃還

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

楚子伐鄭_{六年楚伐鄭取成於厲既成鄭伯逃歸事見十一年}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_{柳棼鄭地}

十年六月宋師伐滕滕人恃晉而不事宋也是月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_{鄭及楚平故}取成而還

秋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繹邾邑

冬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潁北潁水出河南陽城至下蔡入淮諸侯之師戍鄭

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

夏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楚左尹子重侵宋子重公子嬰齊莊王弟王待諸郔郔楚地

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十年夏徵舒弒君遂入陳殺夏徵

舒轘諸栗門轘車裂也栗門陳城門因縣陳滅陳以為楚縣申叔時曰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州鄉屬示討夏氏所獲也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前年盟辰陵而又徼事晉故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於大宮臨哭也大宮鄭祖廟且巷出車吉出車於巷示將見遷不得安居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陴城上僻倪皆哭所以告楚窮也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哀其窮哭故為退師而猶不服故圍

之入自皇門至於逵路（塗方九軌曰逵）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肉袒牽羊示服為臣僕）楚子退三十里而許之平（退一舍以禮之）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邲鄭地）林父將中軍（代郤缺）先縠佐之（彘季代林父）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郤缺之子代臾駢）趙朔將下軍（代欒盾）欒書佐之（欒盾之子代趙朔）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括嬰齊皆趙盾異母弟）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荀首林父弟趙同趙嬰凡）韓厥為司馬（韓萬玄孫）晉楚戰于邲晉師敗績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

不能軍（不能成營也）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兵衆將不能用）丙辰楚重至于邲（重輜重也）遂次於衡雍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冬楚子滅蕭（蕭宋附庸國）初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拊撫慰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綿也言說以忘寒）遂傅於蕭滅之

宋師伐陳（背清丘之盟）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

大國討我則死之（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

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救蕭在前年）

十四年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晉敗於邲鄭遂屬楚）告於諸侯蒐焉而還（蒐簡閱車馬）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十二年子良為質于楚）

秋九月楚子圍宋初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毋畏）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

之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田孟諸毋畏抶宋公僕曰鄭昭宋聾昭明聾闇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犀申舟之子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以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投振也袂袖也屨及於窒皇窒皇寢門闕劒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

十五年夏五月楚師將去宋在宋積九月不能服宋故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

能答未服宋而去故曰棄言 申叔時僕僕御也 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 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人使元以病告曰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從城下盟 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

六月秦人伐晉

七月秦桓公伐晉次於輔氏晉地 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畧狄土立黎侯而還狄奪其地故晉復立之 及雒魏顆敗秦師于

輔氏晉侯還及雒也雒晉地獲杜回秦之力人也

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於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强質于晉晉師還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公不事齊齊與晉盟故懼而乞師于楚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戍二年戰于鞌是